

回望长安

我热爱这座城

她成就了我无穷的想象力

张旭辉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回望长安

张旭辉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WX17N114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长安 / 张旭辉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7.11

ISBN 978-7-5613-9516-5

I. ①回…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3469号

回望长安

HUIWANG CHANG'AN

张旭辉 著

责任编辑 / 刘 定 张 娇

责任校对 / 宋媛媛

封面设计 / 张潇伊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插 页 / 1

字 数 / 225千

版 次 /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516-5

定 价 / 39.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长安！长安！

打从出生，我的骨子里就种下了长安的神圣。那是长安人一种自觉的维护。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比西安城还要高大威武的北京城，才发现我心目中神圣古老的长安远没有北京城高大气派。当时我心中一凛，可潜意识里，觉得北京的高大中透露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远没有西安古老城墙上积下的灰垢和手指抚摸过的城砖所特有的亲近。毕竟，那种摸出来的味道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打磨。自然，历史长河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芸芸众生中，就暗藏着一个个伟大的灵魂。

打开历史的典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曾发生过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让所有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随处都能找到谈资。把时间拨回到八百年前，当时文坛领袖元好问描述关中人“伸眉高谈，脱屣世事，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一百多年前，关中遭遇了深重的灾难，赤地千里。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人们搬迁到这里，新生命的降生与属地的认同，迅速让来到这的外地人成长为真正的关中人。走街串巷，你会发现这里的人们与八百多年前几乎是一模一样。一方水土的浸润与DNA的复制显示出地域强大的生命力。

我热爱这里，用魂牵梦萦一点都不为过。杜牧晚年，歌颂自己可爱

的家乡：“予之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泉深，地平木老。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衰草。”李白描述这里“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可是，当我积压了满腔热情来写我对这片故土的挚爱时，却感觉自己的卑微和渺小。一直以为那是我的故乡，到头来却发现，故乡并不属于我。那么多的名人墨客都先我歌颂这片土地。那文章和文采，用“光焰万丈长”一点都不为过。

于是，很长时间我都小心翼翼，把自己卑微但热爱这片土地的心轻轻地掩藏起来。

“君看陌上何人墓，旋化红尘送马蹄。”人世间无法化解的东西，在时间面前都会给你轻易地分解掉。直到有一天，我再读孟浩然的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长安属于那些个光彩照人的名字，也属于我们这些寂寂无闻的小人物。长安属于往来古今的所有人，但对我们每个长安人来说，她是我们的全部。

可是，你说。这里大多已成了废墟。

是的，是废墟。可是，在先哲眼里，她是真实存在的。

那一年，“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发秦川”。长安的春天来了，树是隋朝的杨柳，花是唐朝的桃李。盎然的草木把王朝兴衰暗藏在花开花落的季节交替中。走在长安的大道上，耳畔依稀传来一阵婉转的歌声。

那时的长安，就像大唐帝陵前的华表，天竺的莲花基座上耸立着古巴比伦风格的带棱圆柱体。柱身上是波斯祆教的太阳，却围绕着拂菻的忍冬花纹。八水环绕的长安挡不住白衣举子的瘦驴，回朝献俘将军的青骢马和五陵公子的金铃犬。多少意气风发的人们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从天南海北来到长安，九姓胡商长长的驼队不远万里地驮来了西域胡椒、于阗美玉、拂菻孔翠、室韦丰貂，还有林邑火珠，也带来了昆仑奴、新罗婢。丝路的繁华驮出了一个海纳百川、吞吐万物的长安。

那是一个歌舞升平、歌声嘹亮的时代。六街九衢、东市西市的繁华让上都长安人的脸上透着本能的满足和无上的荣光。透额纱下仕女光洁如满月般的面庞以及三彩骆驼昂然四顾的头颅无不显示出制作者的创作激情和优于世人的心态。

暖风与繁华，豪迈与包容，这是一个我们都迷恋、沉醉不想离开的时代。可伴随着一年又一年的花开花落，时间的密码里开始显现“江春入旧年”“风兼残雪起”……

长亭外，柳宗元与自己的挚友和热爱的家乡依依惜别，匹马东西。大儒韩愈正痴迷于青粉白的女色。

一脉水清浅，半城入黄昏。人命不久住，犹如拍手声。

长安的繁盛也成了长安劫难的刀斧。

先是“渔阳突骑邯郸儿”，让满耳笙歌满眼花的长安沦为腥膻之地；再是黄巢“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到后来朱温搬去洛阳，把锦绣长安拆了个七零八落。韩建缩编长安城时，这里已是蒿草满地，狼群出没了。

长安，在世代更替中沉沦。

人世代谢，汉唐的长安在无数劫难之后，几乎所有的土木结构都已变成废墟，甚至化为灰烬。可是，千百年来，那些个光彩夺目的文章诗句和一个个伟大的灵魂仍熠熠生辉，依然不断的刺激着我们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让我们的思绪在一无所有的空白中去构建无所不在的存在。长安的荣光和生命历程，是搏击中的生存和沉重的维持，最后在一点一点的构建中完结。她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中有着纯粹想象所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

我常常在大明宫的废墟上和书本中徘徊，并不断在脑海中营造玄武门和凌烟阁的时空。我也曾多次在边家村桥上眺望李渊家，他家的几个孩子如何在门前嬉戏？转脸的对门就是一代大画家阎立本家，再往南是唐朝最负盛名的西明寺……

我热爱这座城，她成就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我灵魂驻足的地方，能和先贤哲人做邻居，也许曾经踩过的一脚和某个名人重合在时空中，那种感觉很奇妙。

所以，我手写我心。把我心中想的，我喜欢的，写下来。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想我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故事。想法和实际有偏差，挂一漏万，词不达意，有失偏颇。但我想，这是我心目中的长安。

长安！长安！

伟大的长安，我们祖祖辈辈在你的护佑下生存。今天，我也愿我的文字能传播你的荣耀，尽管是那样微不足道，但这也是我一份小小心意。

是为记。

张旭辉

2016年1月29日

目 录

神游故乡 / 001
看坡公 / 009
坡公在关中的足迹 / 027
让人吃好是一种大贡献 / 033
帝都的六爻地形 / 038
鲁班到过长安吗？ / 043
赵广汉大人 / 047
长安虎贲之师 / 058
庆山疑云 / 062
蒋经国先生的西安之行 / 067
食在春发生 / 072
敬人者人恒敬之 / 075
巫蛊之祸 恩怨情仇 / 079
一往情深的纪念 / 113
气度 / 116

公主与和尚的爱情 / 123

连枝草 / 127

汉长安城 / 132

我的汉长安城之行 / 137

长安川道 / 154

青门种瓜人 / 157

杜牧诗中杏花村 不在别处在长安 / 161

一碗羊肉泡，能解千年愁 / 167

花车自宝鸡开来 上面坐着杜月笙 / 171

兴庆公园 / 175

算命先生的故事 / 178

泾阳人张先生 / 183

爱的代价 / 188

故垒萧萧 / 213

《魂断蓝桥》的蓝桥在哪里？ / 231

玄都观 / 236

大兴善寺 / 239

余之思归兮 / 244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西巡长安 / 261

附录

历史资料记载陕西部分地名由来 /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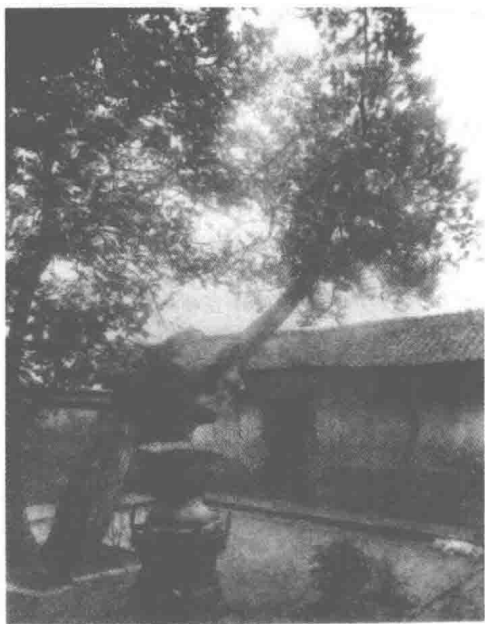
西安街巷的演变 / 270

后记 / 279

神游故乡

右图是日本学人足立喜六先生在1907年拍摄的照片。1906年，足立先生应聘来陕西高等学堂（今西北大学）做老师，他从潼关入陕。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跑遍了关中的山山水水，留下了大量的照片。我喜欢看这些照片，尤其钟爱这张照片。

这是牛头寺的院子，地方并不大，也很简陋。四季柏由于年代久远，负有盛名。从先生的记载来看，清末春天来这里游玩的人就已经很多了。寺院建于唐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32年。小时候，常听人说的不是四季柏，而是痒痒树。痒痒树学名叫紫薇，开紫红色的花。这种树的树干愈老愈光滑，用手抚摸，全株会微微颤动。小时候只要去牛头寺玩，总有大人问，挠痒痒树了没？



1907年的牛头寺四季柏



2016年的四季柏

大家注意看第一张照片的右下方，很安逸地躺了一只狗。结合足立先生拍过的大兴善寺的照片，我猜想这是一个初夏的午后，僧人们都休息了，这只狗也已吃饱喝足，享受着这悠闲的时光。

那一刻，我的思绪随着这只狗的出现开始飘散。从牛头寺往东2里地，就是我的老家。那个时候，我的祖辈们正在干什么呢？那一年，我的太爷爷刚刚13岁，和我儿子现在差不多的年龄。那时他在家里干什么呢？他爱学习吗？他犯了错误，他的母亲会怎样收拾他？老太爷估计还不到40岁，应该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人们说他是清朝的一位秀才，再过四年，清朝就灭亡了。那个时候，鸦片烟已经种得房前屋后全是。每到清明时节，都会开着美丽的罌粟花。老太爷或许正躺在床上享受着鸦片烟带来的快乐吧。几年之后，这个害人的东西才会被彻底铲除。

我看着照片出神，想象着和足立先生一样，都在观赏这座寺院。我的老太爷和我的太爷兴许也会来到这座庙里，挠一挠痒痒树，再逗逗这只安闲的狗。13岁的太爷一定会把手中的干粮拿给这只狗一起分享。现在，我竟然穿越时空，和我的太爷一样看见了这只安逸的狗，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把时光再往前调九百多年，那是宋朝的元祐初年，离唐朝灭亡已过了近二百年。有一位叫张礼的先生在长安城南游玩，游玩之后，他写了篇《游城南记》。张礼来到牛头寺，并在寺庙的招待所里住了一晚。他记录当时的情景：“下勋荫坡，入牛头寺，登长老文公禅堂，夜宿寺之南轩。”

张礼先生解释说，“勋荫坡，今牛头寺之坡也。寺即牛头山第一祖遍照禅师之居也，唐贞元十一年建，内有徐士龙所撰碑。太平兴国中，改寺曰福昌”。他去的时候，是一位叫道文的长老主事，也正是这位长老接待的他。

那个时候，空气能见度好，还没有雾霾，他在牛头寺的南轩眺望终南的雾岩、玉案、圭峰、紫阁，“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尽也”。那时，这里的山水植被蓊郁，原下就是清清的皂河，再往南的不远处是漓河。漓河流到申家桥的时候，由于水面宽阔，河里还有船只往来。加之水量充沛，樊川河道附近全种植水稻，一派江南的风光。在牛头寺西北方向一个叫塔坡的地方，唐时期盛产一种米叫“塔坡米”，远近闻名，专供皇室和达官贵人。这个时候，站在牛头寺南轩眺望，河水像玉带一样环绕着，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方，各色的水鸟在空中飞翔，那是多么惬意的场景呀！

张礼先生描述：“朱坡在御史庄东，华岩寺西，牧之《朱坡》三绝句，极言其景。”牧之是晚唐诗人杜牧，他曾在少陵原头的朱坡村修建有自己的别墅，从朱坡往南往西一直过了漓河两岸，当年都是他家的地，种着瓜。给他家看瓜的人后来形成了个村落，叫瓜洲村。其实这个瓜洲村也有来历，说是杜牧的爷爷杜佑做了十五年淮南节度使，一直忘不了江苏扬州的瓜洲古镇，回到故乡后，给这个新形成的村子取名瓜洲村。近代，这个村子里还出了位文学大家叫郑伯奇，和鲁迅先生共事，同是文学社团创造社成员。

说了半天，看官要问，你们村叫啥名字呢？我们村就和牛头寺的东

南边紧挨着，叫双竹村。史书记载，早在北周时期，我们村的原坡上就有官员居住。到了唐代，达官贵人们在这里修造了园林，以韦氏的会景堂最为有名。会景堂里长有一种稀有的对金竹。张礼先生介绍说，种竹子的人是韦家的后人，叫韦宗礼。大概是唐朝宰相韦姓的后裔，但是具体是哪一支脉韦宗礼也不敢肯定。张礼说韦宗礼这个人“博学好古，葺治园亭，奇花异卉，中莫不有，日与宾客宴游。朝奉郎白序题其堂曰会景。中伯圃中有对金竹，其状与对青相似。长安有此竹者，惟处士苏季明、张思道与中伯三家而已”。讲得特别清楚的是，其他人家的都是对青竹，只有韦、苏、张家是对金竹。

在宋代，这个地方还不叫双竹村，叫什么？叫御史庄。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一个御史叫范巽之，在这里向一个胡姓的人买下一片地，修建了一座庄园。三水人范巽之是宋代大儒张载的弟子。他在这片庄园里建造了溪柳、岩轩、江阁、圃堂、林馆五处景观建筑，另外，这里还有九曲池和玉钩亭等景观。张礼先生特别注明，这里还种有一种名贵树木七叶树。

张礼先生说，牛头寺西边的龙堂坡比较平，没有多少沟壑，种了很多杏树，谓之杏花坪。所以我们村在当时也被人称为杏花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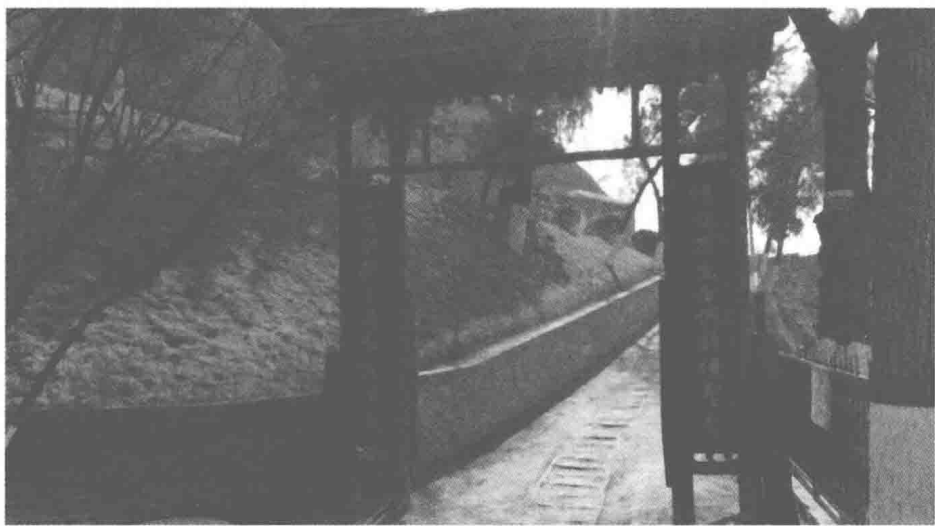


杜公祠

后来，由于园子里种着对金竹而声名远播，双竹村这个名字渐渐固定下来。由于村落位于勋荫坡下，《咸宁县志》中还把这个村子称为坡底村。

大家都记得大诗人杜牧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诗“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一直疑心杜牧先生写牧童遥指的地方可能压根就不是山西汾阳，而是他自己的家乡。你或许会说，行了吧，人家有酒呢，你有什么？这个问题稍等片刻我们再来讨论。

我陪张礼先生神游九百多年前樊川故地的时候，我的祖先还没到这里呢。我自己推算了一下。我们家到这个神仙一样的地方居住应该是1790年前后，到我刚刚八代。但是，大家注意，牛头寺的北边，靠近少陵原崖壁的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杜公祠。这里是纪念伟大诗人杜甫的地方。杜甫“杜曲幸有桑麻田”，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杜曲的某个地方，后来查遍史料，才发现，杜老先生曾居住的地方就在他的祠堂附近。他就是御史庄的人，说得确切点，就是我们村的人。我们种的地，就有他家当年的。想想多奇妙啊！后来，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参观，看到那样的场景布置，感觉特别亲切，要不怎么说是乡党呢。



杜公祠大门



牛头寺一角

该回来说水了，少陵原上水量充沛。在唐时就有很多水池，叫“湫”。张礼先生从北边往南，就遇到了很多水湫。水位高，原上的土层厚，蓄水量充足过滤好。政府还曾修了个清明渠。“隋开皇初，引沉水西北流，屈而东流入城，当大安坊南街，又东流至安乐坊，入京城。今其渠自朱坡东南分沉水，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经牛头寺下穿韩符庄，西过韦曲，至渠北村西北，流入京城。”少陵原土层含水量大、水位高，形成了很多泉眼。我们小时候把这叫冒眼。上小学的时候，谁上学拿水杯呀，学校边上就有一个泉眼，我们常常张着嘴接水喝。可是，等到现在喝不上了，才觉得那个水质真是好啊。

在牛头寺的下方，还有一个潭叫九龙潭。唐时这里风景优美，连武则天都来赏过景呢。她曾在这里诗兴大发，写下了“岩顶翔双凤，潭心游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的诗句。诗名很俗，叫《游九龙潭》，你觉得有意思没？

九龙潭泉水甘冽，千百年来取之不竭。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到西安时，当地政府每天派人取这里的泉水供其饮用。想想两个老谋深算的女人喝的就是我们村的水，吓人呐。你说用这水酿

酒，比杏花村的酒如何？我们长安老窖用的就是少陵原的水。人说长安酒辣，不知道杏花村是啥味。可惜了，咱不懂酒，尽想着水好了。可是我们村曾叫杏花坪，杜牧骑着马，一不留神就到了，细雨朦胧，问问牧童，得，诗也写好了。有专家查阅古《山西通志》、清乾隆《汾阳县志》及一些文献史料发现，从未有过杜牧去过山西汾阳的任何记载；而且汾阳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常年春旱，不可能出现“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可是要知道在我们老家，清明节下雨却和钟表一样准时，现在的西安每年清明还都这样。杜牧的另一首诗《朱坡四韵》中，就有“带雨经荷沼，盘烟下竹村”的诗句。想诗人骑马去西头杏花林转转，哪是什么山西、安徽呀？大家都在争，谁问问杜牧他老家人答应不答应，请考古专家、文学大家明鉴。

到了元末明初，牛头寺渐衰。明嘉靖五年(1526)，为纪念杜甫，在寺内建杜工部祠。我看过一篇论文，北京人写的，不知道他到过杜公祠没，说原祠在南边1里处，遭火焚后，迁到了这里，没仔细考证过，就权当真的吧。

回到1907年，嗯……还是回到1956年吧。1907年除了那条狗和四季柏，能解读的实在不多。1956年，那一年我太爷62岁，由高血压造成的心脏病，不幸离世。我太爷有个外号叫张大汉，身高超过1米8，一直想通过拼命干活光宗耀祖，可惜只活了62岁。那一年，我父亲9岁。爷爷说，那是人民公社入社前期。那个时候，牛头寺还有20亩地，由僧人们管着。入社之后，僧人们被赶跑了，土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村民把和尚们的用品都革走了。爷爷说，庙里还发现了一口缸，里边是清亮亮的油。

再后来，我们也都相继离开了生养我们的故乡。今年过年回去给爷爷上坟，带着儿子。在爷爷坟前，儿子说他想烧周围原坡上的枯草，我同意了。我们小时候常这么干，儿子玩得很开心。我告诉他，这一辈子，去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张狂，唯有在这一小片土地上，你可以放



牛头寺内的龙爪槐

肆。因为在列祖列宗面前，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回西安的路上，从牛头寺门前过，一时兴起，带儿子去看那棵痒痒树，到了庙门口，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好转身往回走，樊川暮色苍茫，四周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村子里飘来的阵阵年夜饭的香味。千年的寺院，在静静等待着又一个新年……